

大正二十二年

879.576
52141.913

990109

(8)
托爾斯泰著

高
加
索
的
囚
人

劉大杰譯

RW7732/04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1930

民國十九年一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一月發行



高加索的囚人(全一冊)

⊙ 定價 銀 五 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托爾斯泰	劉大杰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宿遷 徐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漳州 漳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瀋陽 香港 新加坡

(五六三四)

序

關於托爾斯泰氏的思想，藝術與生活，國內介紹的人很多，現在無須再說了。我們都知道托氏一生為創作忙以外，還有一個為教育事業盡力的時期。他在那時為孩子們編纂讀本，對於東西的傳說寓言，曾熱心地研究過。一八七二年十一月，那讀本出版了。本書最後的審判，高加索的囚人，都印在那讀本裏。屠克涅夫在巴黎，讀了那讀本，說高加索的囚人是一篇最有趣的東西。然而，在托氏的思想上，為一般人所重視的，還是愛在神即在那篇裏，我們完全知道了托氏主張「愛」即是宗教的見解。一個「愛」字，是這幾篇東西的中心。我覺得可以當童話讀，可以當小說讀，也可以當聖書讀。我謹把這本小書，獻給還未失去童心的男女。

此書有三篇根據 N. H. Cole 氏的英譯本，其餘的是照 Lourse and A.

Hande 的譯本的，並且互相參照的地方，也有好幾處。

一九二五年六月於日本

高加索的囚人

一

一個相當有身分的俄國人，在高加索的軍隊裏，當一個軍官，他的名字叫基林。

有一天他接到一封家信，這是他年老的母親寫給他的：『我現在也老了，在我的死前，我盼望我能再見我的愛兒一面。望你回來，同我告別，埋葬我能。於是帶着我的襪襪再回到你軍隊裏去。並且我替你物色了一個姑娘，她是聰明美貌而又有財產。若是你中意的時候，就同她結婚，一起住在家裏罷。』

基林想了一想：

——真的，母親是很老了，今日也保不住明天了。我恐怕再沒有機會見她了呢。我還是去的好。若是那姑娘是漂亮，我那時就同她結婚。

基林到隊長那裏請了假，對同僚們辭了行，還給了他部下的兵士們九加倫（一加倫約二升五）沃特加酒，當做分別的犒宴。於是預備出發了。

那正是高加索有戰事的時候。無論晝夜，路上都很不安靜。俄國人若是在要塞之外，騎馬或是步行的時候，韃靼人見了，是會將他們殺害，或是扯到山上去的。因此爲防衛計，一星期有兩次，一隊護路兵，從這個要塞走到那個要塞去。前後都是兵，旅客騎着馬在中間走。

正是夏天。太陽初升的時候，在堡壘的後面，行李隊排列好了，護路兵在前面走着，接着一個行列，沿着大路進行。基林騎着馬，他的行李，在前面行李隊一張車裏。從這站走到那站，他們必得走二十五俄里。但是，這一隊走得很慢，一時兵隊停住了，一時車輪出軌了，或者馬又站住了，因爲這樣，都得停住等着。

太陽已經過了正午，可是他們還沒有走一半。加之，又是那樣多的塵埃，那樣熱的天氣。太陽火燒似地晒着，無論那裏，找不出一點蔭地。四圍是一個沒有樹木

的曠野，在路旁，無論大樹小樹，也沒有一株。

基林騎着馬在前面走，時時站住等後面的人們。他正在走的時候，又聽着吹來的號角，說後面又停住了，又不得不站着等。於是，基林想着，『我一個人走，不還好些嗎？我有一匹好馬，萬一被韃靼人看見了，我還能逃開。或者，還是一定要等的好呢！』

他正站着想的時候，另外一個騎馬的軍官，走近他的身旁了，他的名字是科司特林，他有一枝短槍。他說：

『基林！我們自己騎着馬向前走罷！我真餓得要命了，加之又是這樣熱，我的襯衫真抵得水出來呀！』科司特林是一個沈重的肥胖的男子，在他紅顏色的臉上，流出汗來。

基林想了一下，說：

『你的槍是裝着子彈的嗎？』

『裝着的！』

『好！走罷！但是有個條件，我倆不要離開！』

二人開始進行。一面談着話，眼睛朝四圍望着，一面沿着曠野走。因為是個平原，能看得很遠。剛走過了那曠野，到了一條兩山夾着的路上了。基林說：

『我一定得上山去探探看。不然，韃靼人突然從山上跑下來，會要使我们驚恐罷。』

『探什麼，走罷！』但是，科司特林這樣說。

基林到底不聽他的說：

『不，請你在這裏等我一下，我稍稍地去打望着。』

他拍着馬，登上左面的山了。基林騎的馬，是匹獵馬。他以一百盧布，從仔馬羣中買來，而自己一手養馴的。這匹馬載着他，飛舞似的馳上險峻的山岩了。當他還沒有上到山頂的時候，在他隔着只有一百碼的前方，看見三十個上下的韃靼人

站在那裏。他一望見，即刻扯着馬向後轉，可是韃靼人也望見追來了，他們一面飛奔着，一面取出武器。基林用着馬的全速力，衝下山崖來，大喊着科司特林：『開槍！開槍！』

他又獨自地對馬說。『我的乖乖，好好地載着我，不要失足，若是你倒了，我沒有望了。只要能跑回有槍的地方去，就不致於被虜的呀！』

但是科司特林一望見那些韃靼，他並沒有等他，已飛奔地馳向要塞那方去了。他左一鞭右一鞭地打着馬，從紛紛的塵埃裏，僅能望着他的馬在揮舞着尾巴。基林知道形勢不好了。槍沒有了，一把劍有什麼用處！於是他扯着馬轉向護路兵的那方面，他想或者可以從這條路逃出去罷。

但是在他的前面，有六個韃靼，從崖上飛奔下來。他的馬是好，可是他們的馬還要好。並且他們已經先發制人了。於是他想向後一轉，再向前面衝去，但是馬跑發了勢，不能自由指揮了，馬一直向他們那裏衝去。

基林望見一個騎灰色的牝馬的赤鬚的韃靼人走近他來。持鎗相向地怒牙切齒地對着他。

「呵！基林想，『我知道你們這般惡魔；你若是活擒着我去，你投我到洞裏去，用鞭子打我罷。我那能讓你們活活地捕去！』」

基林雖然不是一個體格魁梧的人，然而是一個勇敢的騎兵。他拔出劍來，打着馬衝向赤鬚的韃靼人那方去。他對自己說，『或者用馬踏碎他，或者用劍砍死他。』

基林騎着馬還沒有走到的時候，突然間，在後面，馬被子彈射中了。馬就沉重地倒下去，基林也跌在地上。他剛想站起來，兩個做惡臭的韃靼人，壓住他，把他的手向後面綁着。他用力一推，打脫那兩個了，但是另有三人跳下馬來，用槍台擊他的頭部。他眼睛朦朧了，又倒了下去。

韃靼人捉住了他，從馬鞍上，取出另外的肚帶，把他的手向背後灣曲着，打了

一個韃靼式的結子。於是扶他起來。

他們取了他的劍，脫了他的靴，搜索了他的全身，摸去了他的錢和鏹，把他的衣服，也扯得一個破爛。

基林望了他的馬一眼。那可憐的動物，照先前倒的那樣橫着，腳在空中蹴着，想站起來，是不可能的了。頭上有個孔，孔裏流出黑血來，染濕了兩尺周圍的塵土。

一個韃靼人走近馬旁，取下了鞍，馬仍是蹴着，因此他拔出刀來，割他的喉管。喉裏發出簫子的聲音，一種震動通過了他的全身，於是，萬事皆完。韃靼拿去了馬鞍及其他的馬飾。那個赤鬚的人騎着他的馬，旁人把基林扶着騎在他的背後，並且把他用強繩細着繫在韃靼人的帶上，一直把他載上山去。基林坐在背後，左右地搖動，面孔在做惡臭的韃靼人的背上不住地碰着。

在他的前面所能看見的東西，是韃靼人強健的背，筋骨顯露的頸子，和在帽子下露出青色圓刺得光光的後頸。他頭痛起來，血流到眼裏了。他在馬上要舒服

地坐好一點，或是揩去那血跡，在他都不可能。兩手的鎖骨都很痛地那樣緊地細着。他們上山下山地走了許久，過了一條河，於是到了谷間的一條險道。基林想注意他們帶他到什麼地方去，但是眼邊的血已經膠着了。所以他不能探望。

日將暮了！他們過了一條河，登上一張岩石的山去，不久，聞到煙的香味和犬的吠聲。那是到了韃靼人的村落了。

韃靼人下了馬，韃靼的孩子們走近來，圍着基林，口裏吹着調子，都很歡喜。後來，他們開始拋石頭打他。韃靼人趕開了孩子們，把基林從馬上扶下來，呼喊着他的下人。一個頰骨高的諾加人（韃靼人的一種）答應着走來了。他僅穿着一件襯衫，這件襯衫是破爛不堪，胸部全在外面。韃靼人對他說了些什麼。那下人拿來一副足枷。這足枷是鐵圈和兩塊堅樹的木板做成的，一個鐵圈上還置有掛着鎖的鐵夾子。他們解開基林的手，帶上了足枷，送往倉房去，推進以後，把門閉了。

基林倒在肥料的堆上，他倒了一刻，手在暗中摸着，找了一個較軟的地方，放

肆地騎着了。

二

那天晚上，基林差不多沒有睡。那時候夜本來很短，他從一個壁縫裏，望見天明的光了。基林站起來，把那個壁縫弄大了一點，於是可以看見外面了。

從這小孔裏，可以望見由山上向下的一條路。右邊呢，有韃靼人的小屋，屋旁有兩株樹。一隻黑狗睡在路上，帶着仔羊的母山羊在旁面走着，他們都掉着尾巴。又看見一個韃靼的少女，穿着彩色的襖衣，沒有束帶，沒有寬褲和長靴，走下山來。頭上蓋一件土耳其人穿的長袍，上面頂一把錫製的大水壺。她搖擺着，屈着背，牽一個剃了頭的只穿一件襖衣的小韃靼孩子，慢慢地走着。

頂着水壺的韃靼少女走進小屋以後，接着是昨晚看見的那赤鬚的韃靼人出來了。穿着綢的長衫，帶上掛着銀的短刀，赤足地穿着便鞋。頭上帶一頂高的尖端向下垂着的黑羊皮帽子。他出來伸了個腰，撚着紅的鬍子。停了一刻，吩咐下人

一些話以後，就走了。接着又是兩個喂馬水的騎馬的少年走過去，馬的鼻子還是濕的。又有一些剃得光光的孩子們跑出來，他們僅穿一件襯衫，褲子也沒有。他們集成一團，走近倉房來，他們拾着乾的樹枝，從那壁縫裏投進去。

基林對他們「烏」地喊了一聲，他們都呼喊着，用最快的速度向四方逃走了，僅僅裸體的膝部，放出光來。

基林非常地口渴。喉管也乾枯了。他想，「他們總也要來看守我？」

忽然間，他聽見有人在開倉房的門了。那個赤鬚的人走進來，跟着他的是一個瘦小一點的目光閃閃兩頰緋紅的身黑鬚短的人。他有一幅快活的臉，時時是堆着笑容，這個人的衣服，比其他的，更要貴重。他穿着一件有金邊的青綢上衣，帶上佩着大的銀刀，穿着銀絲繡花的美麗的麻洛哥皮的拖鞋，上面還加上一雙大的套鞋，頭上戴一頂高的純白羊毛的帽子。

紅鬚人走進去，喃喃地說了一些謾罵似的話，於是靠近壁去，摸弄着短刀。狠

一般的眼色，繙着眉望着基林。但是那個快活的敏捷的時時好像彈機那樣活動的淺黑色的韃靼人，一直走近基林的身旁，躡着，露出齒來，拍着他的肩膀。又用韃靼語很快地說一些別人不懂的話，做着眼色，響着舌頭，繼續地這樣說：

——漂亮的俄國人！好的俄國人！

基林不懂他們的話，說：

——要喝水，請給我點水罷！

淺黑色的人露出齒來笑着！

『漂亮的俄國人！』他用韃靼語總是這樣繼續地說。

基林用手與嘴唇做着要他們給他點水喝的勢子。淺黑色的人懂了，又露齒一笑，伸出頭到門外去，叫一聲，

——德拉！

一個年青的女子跑進來，是一個面貌和淺黑的男子相似而身腰是苗條的

瘦削的十三歲的少女。明明她是他的女兒了。並且她還有一雙明亮的黑眼睛。她穿一件寬袖的長的青色的外衣，周圍，胸前和袖口，都襯貼着紅的裝飾，可是沒有繫帶子。穿了寬褲和拖鞋，只是在拖鞋的上面，還穿了一雙有高底的鞋子。她的頸飾，都是俄國的銀幣結成的。頭上沒有帶東西，一頭黑髮結着辮子。辮子裏結着帶有各種各樣的飾物和銀的貨幣的絲帶。

父親吩咐她了幾句，她跑出去了，即刻拿來一個錫製的水瓶。她把水瓶遞給父親以後，她也蹲下去，蹲到膝頭和肩膀那樣高的程度。她這樣蹲着，大張開着眼睛，凝望着像野獸吸水的基林。

基林把那空瓶送還了這姑娘，她就是一隻野山羊似的跳出去了。連她的父親也笑了。他又吩咐他女兒一點別的事，她拿着水瓶跑出去，又拿一個盛着沒有發酵的麵包的小圓碟，仍然蹲下去，目光連不移開地凝望着基林。

不久，韃靼人出去了，門又照樣門起來。

過了一刻那諾加人又走進來，說：『同我去，先生！同我去！』(Airtan, Khoy-yain, Airtan) 這個人也不會說俄國話，但是基林知道他是要帶他到一個地方去。於是他跟着諾加人，一跛一跛地拖出去，因為他帶着足枷不能好好地走了。走出倉房以後，諾加人在前面引路，他看見前方有一個上十家人家的韃靼村落，和一個尖塔的素樸的回教寺院。

在一棟屋的前面，站有三匹配了鞍的馬，少年們牽着韁繩。從這棟屋裏，那個幾黑色的韃靼人出來了，揮着手，要基林到他自己的屋裏去。他露齒一笑，又說了幾句韃靼話，進屋去了。基林也跟着他。

走進去，房子也還不錯，壁上是以粘土平滑地粉着，靠近壁的前面，疊着光華燦爛的羽毛褥子，兩邊的壁上，懸着高價的甌子，上面掛着鎗、手鎗和刀劍。這些東西都鑲嵌着銀子。在另一面有一個同台子一樣高的小爐子。那是一個土台，像打谷場那樣的清潔。正面的部分，都鋪着粗的甌子，甌子上又蓋着絨毡，絨毡上放有